

有了钱的感觉不一样

狂

成也是女人 败也是女人

复仇!

同性之间的色相诱骗

欲



内 容 简 介

一夜之间，黑马被来自于美国伯父的遗嘱惊呆了。其一：必须在二天内周旋于十个女人之间，但又不能迷恋女色。其二：终身不能婚娶。为了获得这笔巨款，达到遗嘱中荒唐的要求，二天内，拼了命的黑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为报杀父之仇，夺妻之恨，精心策划，不择手段。并诱使真凶的情妇落入事先设好的陷阱中，从而探知父亲被杀的真相，指使女友安·格儿与吴常经理的女儿吴艳接触，填补吴艳性变态的空虚，在火热的“交响曲”中，窃取了光华公司的最高机密。所有的一切在狂热、欲望、呻吟中逐步实现，……

目 录

●半边山人言(代序)

●命运在一夜之间改变

1. 突如其来的死讯
2. 双双死于非命
3. 触目惊心的遗嘱
4. 实施条件一二三

●有了钱的感觉不一样

1. 带回了金钱美女
2. 银行老板和公司都不在眼里
3. 在钞票上打滚实在妙不可言
4. 瞄准公司总裁的情妇
5. 三百万元一张票

● 总裁裤衩风波

1. 走近总裁情妇的禁区
2. 不仅仅是曾经温柔
3. 床第之间泻下的秘密
4. Wude 裤衩
5. 倒霉的“红玫瑰”夜总会

● 谋划复仇股票

1. 从现金到股票的转折
2. 挤掉一个公司不是不可能的事
3. 让美国姑娘到“白玫瑰”试试
4. 不知是谁设陷阱
5. 斜刺里杀出劲敌

● 同性之间的色相诱骗

1. 用白玉雪交换鸽子怎样
2. 兴华股票在一天天升值
3. 只差百分之一一点八五
4. 向同性恋的性挑战
5. 女人,失败在另一个女人的怀抱

●为了 22 万份股票

1. 故事,发生在寡妇的客厅
2. 转让股票仅仅是为了防止性骚扰
3. 当一次冒牌情人
4. 真淫棍和假情人的较量
5. 追回想飞的洋鸽子

●琵琶被反弹了一次

1. 终于把鸽子搂在了怀里
2. 第一次试探失败
3. 意外的收获
4. 耕耘的居然是处女地
5. 洋鸽子突然被劫

●用不尽的美人计

1. 失踪的龙西回来了
2. 再用一次美人计
3. 借温泉勾住了康金
4. 与昔日恋人的幽会
5. 白玉雪成了举足轻重的砝码

●成也是女人,败也是女人

1. 旧情重温
2. 父亲的死因真相大白
3. 仇家相约在“白玫瑰”
4. 买一个姑娘给别人用用
5. 龙西死于非命后的勾当

●击败对手的重要契机

1. 鸽子在情人餐馆里拿出了证据
2. 与蓝翎公司做了一回买卖
2. 五张照片换回 50 亿港币
4. 对手也在行动
5. 悲剧在于不知道背后的伎俩

●玩火者以自焚告终

1. 股票涨跌成了垂死挣扎的记录器
2. 且不管冬天,先飞台北
3. 汽车旅馆大纵欲
4. 与仇人对峙在高楼顶上
5. 钱复终现真容

半边山人言

(代序)

有个叫黑马的人是我少时的朋友。25年前就不知去向，听说到香港去了。

忽一日在南方某城市谋面，黑马跟我讲了一个听来象是神话般的故事。

狂欲。

复仇。

股票。

这些令人吃惊的话题缠绞在一起，更是惊心动魄，听后叫人夜不能寐。

黑马纵恣我一定要写出来，他想让更多的人分享他成功的狂喜。

我遵命而行。只是人物大都虚构，地点也有没有记清楚的，还有许多夸张之处，我不知道是不是黑马在吹牛皮。

因为通篇都是黑马说的。所以著他的名，我认为天经地义。

命运在一夜之间改变

1、突如其来的死讯

人生象一条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漂泊的船，有时暗礁险滩，有时风平浪静，有时被浪涛卷着，看看快要翻沉，却被一股暗流托起，奇迹般地送入另外一种新鲜境界。

做梦也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穷小子，一夜之间，命运之神会随着死讯一同到来，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混蛋！谁这么早就来敲门！”

我用被子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耳朵，心里一个劲地咒骂着这位敲门的疯子。说实话，对一个公司的小职员来说，星期日早晨的懒觉，是任何人用黄金都不换的宝贵享受，即使在身无分文，窘困潦倒的境遇下，这种宝贵的享受，也不可放过。如果有谁一清早就来敲门，破坏别人的美梦，那么，他即使不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疯子，至少也是神经有点不正常。

也许是见我一点回音也没有的缘故吧，刚才那还有所顾忌的敲门声，现在却突然加重起来。那充满恶意的敲门声，震得这简陋的住宅直发抖。简直使我觉得就像是睡在一只大鼓里似的，

其意似乎是非要把我从热乎乎的被窝里拖起来不可。

我伸出手去，把表从枕头底下摸出来，眯起眼睛一看，时针正指10点10分，就是说，我已整整睡了10个钟头了。这时候有人前来敲门，也怪不得人家了。

我清理了一下混沌的大脑，自我安慰了一番，之后，才使劲伸了一个懒腰，极不情愿地爬出了被窝——那滋味，简直比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强被人从母亲的怀里拉走时还要难受。

我仍旧闭着眼，摸索着拉下门上的门钩，把门打开。

然后，一边用手揉搓着眼睛，一边故意朝着站在门中的来访者，打了一个特大的哈欠。

随着哈欠的气流，昨天晚上吃饺子时的大蒜味，也从我嘴里喷了出来。一嗅到这气味，我立即想起了昨天晚上在吃饺子之前，我还喝了一瓶啤酒，记得当时还想过，一瓶啤酒30元，怎么这么贵啊？

等头脑稍微清醒了一点之后，我把沉重的眼皮往上抬了一抬。可就在这时，我不由得惊呆了！站在我面前的，不是什么从疯人院里跑来的疯子，竟然是一位叫人头晕眼花心跳不已的金发女郎！

不是在做梦吧！我使劲摇了摇头，不是，不是在做梦，而且，迄今为止我所做的一切梦里面的女人，也都是一些长腰短腿黄色肌肤的国产货。而像眼前这位金发碧眼的舶来品，即使是翻箱倒柜，也决不会把她找到自己的梦里来的。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可眼前的金发姑娘，却真真实实地存在。那大大的眼睛和嘴巴，带着迷人的魅力。隆起的胸脯，宛如两只熟透的大柚子，即使只看上一眼，也会使你馋涎欲滴，而且，从她那迷你裙下伸出的两条腿，竟然是这样修长。

看着她那微笑的明亮的蓝眼睛，我的心不由得砰砰跳了起

来。

“Are you Mr. 钱复?”

从她那一张一合的嘴巴里，流出一串纯真的英语，但在说到我的名字钱复时，却是生硬的汉语发音。像是叫“浅浮”，我才不“浅”也不“浮”呢！她一边问我，一边驱动着她的大眼睛，慢慢地从上到下打量着我。当她的眼光落在我的睡裤上，碰到一般男人早起是必定要隆起部位时，她那张漂亮的脸，刹时就像喝醉了酒似的，一下子红到了耳根，连说话的声音也像跑了气似的，越来越低。

“是的，是的，我叫钱复”。我赶紧用手遮掩住隆起的部位。

“我叫安·格儿”。她大方地把手伸了过来。我只好一边捂着下部，一边佝着腰，伸出手去，在她纤细的手指上握了一握。

我觉得有点晕乎乎的，在头脑还没清醒的情况下，却突然跑过来一位金发美女和你握手！这时，要想叫你保持住自己的冷静，这怎么可能呢。

安格儿好奇地伸过头来打量着这间只有6张草席大小的房间。突然，她闻到一股强烈的男人气味，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我马、马上收拾”。

于是，我迅即叠起被子，把臭袜子、臭短裤塞进抽屉，然后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透了进来。但这间好久没有打扫过的房间，窗户一开，里面的灰尘便都四下飞扬起来，在春天的阳光里上下翻滚着。

在满屋灰尘的逼迫下，安格儿只好退到走廊上暂时躲避一下。我抓住这机会，换下睡衣，然后赶紧跑厕所，去解决这隆起的包袱。

“我是特地从美国赶来找你的”。她再一次走近我说。虽然这位从太平洋彼岸来的客人使我感到很突然，但我却决没有把

她拒之门外的道理。

我赶紧用拖把将房间拖干净，在桌上铺上一条没有用过的窗帘——那是为了隔住干扰我睡懒觉的阳光而随时准备换上的备用品。然后，把凳子也擦了擦，正式请她进到我房间来。

我们隔着桌子相对而坐。

“我，在美国，当律师。”

“噢”。

我看着她，好不容易才使自己的心平静下来。我眼前的安格儿年纪在二十五六岁上下，大约和我差不多，长长的金发在平肩处剪断，没有和通常的姑娘那样，把头发烫成一个一个卷。

也许是不习惯的缘故吧，她坐在凳子上，显得很不自在。每当她变换一种姿势时，她那迷你裙围起来的大腿根，便象被海潮淹掉的岛屿一样，一会暴露，一会隐没。她说她是一位律师，这倒使我很有点不大舒服，因为，许多引诱男人犯罪的女人，也常说自己是律师。

“我是亚州公司的顾问律师。亚州公司，你知道吗？”

亚州公司！啊，天啦，这不就是香草公司吗？那是40年前，也就是在我出生前10年，由我移居美国的伯父钱洪瑞创建的公司，之所以叫香草，是因为我的第一个伯母叫香草。

由于美国人的舌头不太灵便，对“香草”二字怎么也念不准，于是，他们只好把它念成了“香港”。对此，伯父倒很高兴，因为“香港”二字，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整个香港，产生错觉的效果是香港公司是整个香港在美国的总代理。可以说，伯父成功了，他闯进了美国社会。后来，作为一个成功者，伯父干脆就把自己在美国开办的公司，叫做“亚州公司”。这样又会产生另一错觉，伯父是整个亚州商界的代表。

“我伯父和伯母身体还好吧？”

我把头探过去，想从她身上嗅到伯父母留给她的气味，但是，冲入鼻孔的，却是一股年轻女子的味儿，这种味儿，直搅得我心里不住地发痒。当然，也似乎闻到她腋下一股微微的狐臭。但这股淡淡地味道，我觉得不但不会使人讨厌，反而更能强烈地挑动起男人们的某种官能反应。

她用她那清澈的眼睛看着我，轻轻地叹了口气说：“钱先生和夫人都亡故了。”

听得出来，安格儿正在强烈地抑制着自己的感情。然而，我却像突然被人打了一闷棍似地，头脑不由“嗡”地一声，作疼起来。本来，我的心情还不错，刚才，虽然在睡梦中被人吵醒，但却在梦想与现实的交错当中，突然见到一位金发美女，可是刚过不一会，却突然听到到伯父母的死讯！

“实在对不起。”安格儿眼睛里也流出露悲伤。

“伯父、伯母死了！……你怎么……给我带来这样的消息，安格儿小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特地远涉重洋，从美国跑到这里来，不是来和你开玩笑的。”她轻轻地摇着头说。看来，她说得不无道理。

我觉得我浑身的力气，一下子都跑光了。

“伯父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呆呆地望着安格儿

“是他的私人飞机失事后，空难死的。那是两个星期前的3月5日”。她悲痛地说，从她的语调里，根本闻不出一丝律师的职业味。

2、双双死于非命

“我真不愿坐那老头子自己开的飞机，讨厌死了。可是，我一旦不在他身边，这老家伙说不定又要去跟别的什么女人睡觉。所

以，我只好拼着老命跟着他。”

3月5日那天，我伯母一边跟机械师开着玩笑，一边跨进了自己的私人飞机。这一刻时间是下午两点零五分。

驾驶飞机的，是伯父钱洪瑞本人。这天的飞行计划，是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飞往得克萨斯州的沃思堡。

在太平洋彼岸，靠近加拿大的西雅图郊外的山岭地带，钱洪瑞有一片10万英亩的山林。最近，他一直在现场指挥工人们进行原木的采伐。

这一天，采伐工作暂时告了一段落，于是，他们乘上了飞机，打算前往沃思堡察看他们在那里的牧场。按照计划，他们要在沃思堡停留3天，然后再到内华达去。在那里，他们还有一片3万英亩的原野。有报告说，那里可能还有石油。亚州公司的本部，设在洛杉矶，如果他们到上述两地转一圈再回来的话，起码也要一个星期。

飞机在天上正常地飞着，但不久，地面控制塔却收到钱洪瑞夫妇吵架的声音。

“和女人睡觉，正是男人的本性，没有什么好监视的。”

“谁说不能监视？就是因为你和别的女人睡得太多，我们才没有孩子，不但你得了一身病，害得我连个后代也没有！难道你就不该反省一下？”

“嘿嘿，看着那些高头大马的美国女人在我面前喘不过气来，那是多大的一种快感！”

吵架声通过话筒传到飞行指挥官耳朵里，飞行指挥官虽然听不懂他们争吵些什么，但在空中的争吵是十分危险的，他随即从地面上警告他们，不许他们再争吵。但几十分钟后，飞机便失事了。当时，飞机正好飞在落山基上空，偏偏引擎发生了故障，而且又遇上一股乱气流，于是它便一头栽进了科罗拉多州一侧、海

拔 4399 米高的埃尔伯特山的半山腰。

他们甚至连紧急救险装置也没来得及打开，悲剧就发生了。

“多好的一对夫妇啊……”安格儿最后补充说。他教我学汉语，送我上大学，还培养我成了律师。多年以来，他把我收养成养女。”

我重新打量了一下安格儿，这么说，伯父打算让她做养女，那就可能意味着伯父想要她做我的老婆。因为，伯父母过去曾提到过，要我做他们的养子。

我只和伯父母见过一次面，那是在 4 年前，父亲得急病死去，他们从美国回来参加他的葬礼时见到的。

当时，我虽然第一次见到我的伯父，但由于以前曾经常和他书信往来，且通过国际电话交谈过，所以我一点儿也不感到他们陌生。

瘦小的伯父和粗壮的伯母，无论从哪方面看，我都觉得他们十分般配。

葬礼结束以后，伯父母曾好几次对我说：“在香港你也没有什么依靠，你就到美国来继承我们的家业吧。如果你同意，也可以办理过继手续。”

据父亲说，我母亲的身体很不好，在生下我以后不久，她就死了。从相片上看，母亲显得很清瘦，而且一点饰物也没有。父亲深深地爱着母亲，母亲死后，他就一直没有再婚，将全部精力倾注在我身上。因此，父亲去世后，伯父伯母便成了我唯一的亲人。

在经济上很富裕的伯父母，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孩子。因此，他们要我这无依无靠的人过继给他们做养子，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却婉转地拒绝了他们。我提出的理由是，我想在我

工作的光华公司里试一试我的身手。对此，伯父母感到十分意外，因为他们原以为我会立即答应的。

“美国是个好地方，还有许多漂亮的姑娘任你挑任你选。”伯父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胸脯上做了两个动作，惹得伯母一个劲地瞪了他几眼。

“如果你觉得自己找老婆嫌麻烦，我们替你找也行。在美国，也有性格温柔的姑娘。”伯父很自信地说。现在看来，他当时所指的性格温柔的姑娘，大概就是眼前的这位安格儿了。

我又一次轻率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因为，我当时并没有亲眼见到过安格儿，如果我当时见到了她的话，也许我早就懵懵懂懂地跟在她的屁股后面到美国去了。

“这倒也是。你父亲也是在这个光华公司工作是为了要子承父业？”伯父有些疑惑。

“是的。”

“可是，为什么非要父子两代都在同一个公司里工作呢？没有这种义务吧？如果你到我那里去，你马上就可以担任副总裁。薪金也要比你现在高 10 倍。”

“我很感激您。但是，正因为我们是父子关系，所以我目前还不愿离开光华公司，当然决不是说我要为它尽什么义务。在我心情舒畅时，我在这个公司里呆着，不舒畅时，我会到美国或到其他什么地方去。”

“简直和你老子一样，老实得顽固不化！”

经过几次这样谈判，伯父母只好放弃带我去美国的打算。但是，他们仍旧希望我等待时机，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并没有说死绝对不到美国去。

其实，我不离开光华公司是有我的道理的，那就是我对我父亲的死抱有疑问，这一点，我并没有告诉伯父母。

医生的死亡证明书上清楚地写着，我父亲的死因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心肌梗塞。但是，我不相信死亡证明书上写的是真的。

我父亲 50 岁过后，在公司里仍旧只是个小小的科长助理，这位靠薪水吃饭的人，一生中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出人头地，所以任何时候他都不必去拼命工作，从而根本谈不上劳累过度。

在老头子的请求下，我也进入了光华公司。当时和我从同一所大学毕业，成绩比我好的同学，在申请进入光华公司工作的时候，由于没有关系，在求职考试时就被筛掉了，因此，可以说，我是开了后门才进来的。

由于我在这个公司里找到了一份工作，老头子便觉得自己蒙受了公司的恩惠，为了报恩，他可能在总经理的强迫下，不得不接受某一特殊使命。这一点，我也早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了。

但倒底是什么特殊使命，老头子一直到死都没跟我讲，因而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是，可以肯定，老头子就是因为这一特殊使命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我之所以不跟伯父走，就是想留在香港把老头子的死因搞清楚。如果真有人与老头子的死有关系，那么，我一定要他负责到底。但是，老头子不得不去干的那件秘密工作，只有总经理才清楚。为了搞个水落石出，我必须留在这里，只有一切都了结之后，我才会安心地去美国。

但是，伯父母现在都死了，去美国的希望没有了，而且，我将作为安格儿的丈夫把脸伏在她那高高隆起的胸脯上来回揉搓的可能，也随之消失了。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

我一边叹息着，一边望着眼前这位金发女郎说：

“特意跑来通知我，我万分感激。但是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是一位穷职员，既无力到美国去参加他们的葬礼，也无法前去

搬迁他们的遗骨”。

“我来香港的目的，不仅仅是通知你钱洪瑞夫妇所发生的事故。”

“什么？”

“事故的处理，已全部完成。现在我要做的，是执行钱洪瑞先生的遗嘱。”

“……？”

我糊涂了，只好瞪着眼睛呆呆地望着她。

3、触目惊心的遗嘱

安格儿从手提包里取出用毛笔书写的遗嘱。遗嘱上那龙飞凤舞的拙劣的草体字，一看就知道是伯父的字体。

遗 书

钱洪瑞留下遗言，在本人死亡之后，

一切财产无条件地赠送给妻子王惠茹。

在钱洪瑞和王惠茹都死亡之后，

一切财产有条件地赠送给侄子钱复，其条件另笺书写，已交付与我的法律顾问、律师安格儿小姐。

1980年1月10日

钱洪瑞(章)

读完遗书以后，我一抬头，只见坐在我面前的安格儿小姐满脸通红地把装有“遗嘱条件”的一个白色信封递给我。

“里面的内容钱洪瑞先生生前已经跟我讲过，请你自己打开看吧。”

“如果里面写的是‘到美国去继承我的事业’，那我即使看了